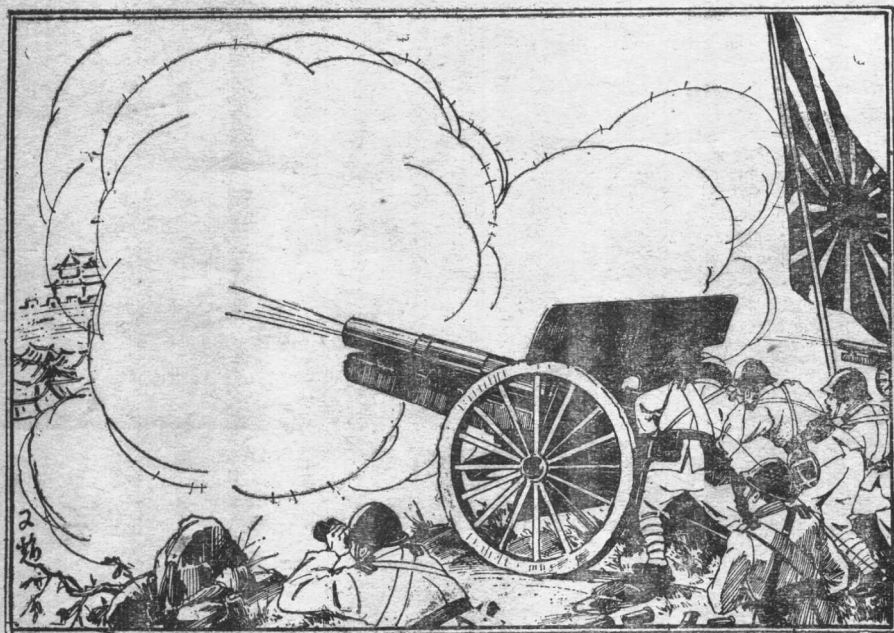


第二章

東北失陷之經過及其暴行之擴大



BW/ 132/ 1/ 12

第二章 東北失陷之經過及其暴行之擴大

一 暴日發動前之陰謀

由前章『遠因』言，暴日之劫奪東北，實有其不能不發動之主觀條件；由前章『近因』言，劫奪東北更有其優越之客觀環境；明乎此，乃可知九一八慘變爆發之必然性。惟其進行又分若干步驟，并非孟浪一擲而已，蓋日寇素來狡詐，應付非常之舉動時亦必有非常之準備也。

一手造成之慘案

先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我東北之殖民政策，除直接移殖外，並採取日鮮滿逐步遞移辦法，即移日殖鮮，驅鮮殖滿。故近年東省江河沿岸及鐵路地帶，莫不有鮮人居住。此等移殖鮮人，俱由日本東拓會社發給資金，年年擴充其種植租地。常有蠻橫鮮人，憑藉日人威力，拖欠租金，霸佔田地，無端尋釁，仇殺等慘劇。

一九三一年四月間，有鮮人李昇薰、李造和、朴魯星等十人，假託長春土人郝永德名義，向吉林省長春縣政府呈租縣屬萬寶山裴家店等處窪地約五百晌，希望租期十年。長春縣政府未予批准，其租約尚無法律效力；乃該李昇薰等隨即招集鮮人申永均、崔金朴等四百餘名，攜帶農具手槍，在該租地附近我農民地方，挖掘水溝，引導伊通河水，佔用我農民田地長二十餘里，寬至四丈；又將挖出泥土，堆積兩旁成壩，亦長二十餘里，寬至七八丈，又毀我農民田地約四百餘畝。復進而建築水堰，橫阻河流，所有河流上游沿岸低地我農民田地二千餘畝，悉成澤國。此外因橫堰斷水，河道阻絕，沿河數百戶航業居民之生計，亦受重大打擊。該地農民，鑒於田地無端被挖，河

道交通阻斷，影響生計，異常鉅大，乃於六月二十五六等日，向長春縣政府請願，請設法向日方嚴重抗議，並羣起質問鮮人，請其填溝還地。詎知結果不但無效，反遭該地武裝日警毆逐。我華人爲團結自衛，保護自己應有權利計，乃於七月二日早七時，實行填溝平堰。該地日警竟敢開槍轟擊，當場射傷我徒手農民多人；同時又捕去十五六人，嚴刑吊拷，備極慘酷。日方知理曲在彼，乃嫁調反噬，謂華農暴動，毆殺鮮人，紛紛調集軍警馳往該地捕人，並搜繳我農民自衛槍械。萬寶山馬哨口等地，於是被日本軍警佔據，並挖掘戰壕，架設機槍大砲，埋伏炸彈地雷，砍伐林木，扣留船隻，夜間令鮮人武裝放哨；其勢洶洶，百端向我挑戰。幸我方力持鎮靜，不爲所動，由外交特派員據理力爭，日人計未得逞。

自萬寶山事件發生後，日本帝國主義者遂授意朝鮮各地日人報館，日出號外報紙數次，捏造謠言，危詞聳聽，努力擴大其惡意宣傳，竭盡淆惑煽動能事，挑撥華人與鮮人間惡感，鼓吹鮮人激烈進行排華暴動，使全鮮空氣異常惡劣。一般盲目鮮氓，遂聚衆暴動，向我在朝鮮各地僑民猛烈攻擊；而日本浪人及日本軍警，更變裝改服，混入鮮人暴徒隊中，參加劫殺工作。在朝鮮京城（卽漢城）方面，鮮人於七月三日晚，將城外華僑店舖完全搗毀。四日，復毀城內華僑住宅一百餘家，僑胞死傷甚夥。五日，適爲星期休假，各校學生亦加入暴動，華僑死傷亦最多。在仁川方面：三日晚，朝鮮暴徒襲擊華僑居住地，商店住宅，劫毀一空，僑胞被毆打傷重者甚多。四日下午，復有暴徒五六千，向華僑住地攻擊，搶劫焚殺，如瘋似狂，華僑死傷者達五十人。在平壤方面：華僑受害最烈。四日晚間，鮮人開始向華僑襲擊。五日，暴徒數千，手持武器，焚劫新舊兩市街，華僑住宅店舖三百餘家，無一倖免。計被慘殺

者達二百十六名，重傷輕傷者男女共三百餘名。至七日，暴動仍未停止。此外如釜山、漢川、鎮南浦、新義州、安東、開城、元山、宣川、公州、清州、羣山、光州、木浦、海州，新幕各地，俱同時發生慘殺華僑之同樣事件。總計此次鮮人暴動排華，爲時繼續至四五日之久，華僑死傷達數千人之多，財產損失達數萬萬元之鉅！此外在朝鮮偏僻地方及日本各地華僑所受損失，更不可勝計。

萬鮮慘案先後發生，暴日之陰謀厥有二端：（一）引起韓人對華之惡感，以便暴劫發動後無後顧之憂，至少足轉換韓人仇日之惡感；（二）示假惠與韓人，冀其爲虎作倀，共同暴劫，實現其驅韓侵華政策。

空谷來風
中之事件
村事

萬鮮案發生之後，我方仍貫徹和平初衷，始終無報復舉動。日人見挑撥之計不得逞，而又箭在弦上，非發不可，遂更藉口所謂中村失蹤事件以誣蔑我國。此事件之發生，完全爲日人虛構事實，誇大宣傳。據云：有人目擊中村一行人，於六月二十四日到達蘇鄂公爺府。夜間聞羣犬狂吠，繼來一隊騎兵，四人同時被捕。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均在監視中。二十八日下午六時，中村一行在十三名兵士護送之下，被押赴興安區東北方之深山中；經過四小時後，約在夜間十時左右，護送兵士下山，而中村四人則不見蹤跡。事後有一嫁與中國人爲妻之日本女性，首先漏出此項消息，經日本方面調查結果，始知被害。中村隨身帶有黑龍江紙幣三千元及南部式手槍一枝，金錶一只，嗣後金錶爲兵士所奪，手槍則不知去向云云。

但據我國東北當局派員調查結果則謂：中村麗太郎氏，係日本參謀本部陸軍上尉，於六月上旬由哈爾濱赴興安區旅行。當哈埠起行之前，未經當地日本領事通知我國官廳，入境手續極不完備。且遼甯省之興安區，股

匪甚多，外僑絕跡，向來爲禁止外人遊歷地帶。中村僅向遼甯省交涉員公署獲得通行證一紙，通行證上註明與安區匪多，不准遊歷。中村乃隱蔽其軍人身分，於請領通行證時，係假冒教育者研究史地名義。既屬研究史地學者，豈可身攜槍械等違禁品？且不遵守護照指定路線，冒險深入匪區，是否被害，並未查出。又據中村友人漏出消息，謂中村係一退伍下級軍官，平素好酒色，犯軍規，致革職，原屬極無聊賴之浪人，在哈爾濱居住數月，與人豪賭，負債纍纍，不得已逃出哈埠，爲避債主索欠，此次往興安區實係自殺云云。

似此，則中村之死，日方多出於疑似之辭，乃據此一面之辭，竟訓令駐瀋陽日總領事林久治郎，用不合法之手段，直接向我國遼甯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提出照會。同時日本方面更造出惡劣異常之空氣，不惜視爲嚴重問題而大作之。

七月十九日若槻首相，曾至民政黨東北北海道大會上演說：「若果中國之措置（指中村案）有不法不當之事，則爲匡正計，當然用盡外交手段，努力到底，自無待論。且爲防衛國家生存起見，必當不顧任何犧牲，決然奮起。」南陸相對於中村事件，則主張以武力佔領中村事件發生之地，尋索證據。日當局見時機已至，乃由若槻內閣舉行省部會議，討論對華政策，決定乘中村事件機會，向我國要求解決滿蒙過去一切懸案，以武力爲後盾。

在暴日本意，以爲擴大中村事件，既可作爲與師問罪之口實，又可激動全國民氣，實爲一舉兩得；雖經東北當局允爲懲兇道歉，而暴日軍閥之氣焰已無法遏止，於是炸毀南滿鐵道強佔遼吉之慘劇遂轟然爆發矣。茲先一述日本在劫奪前之準備。

初審前
之準備

(A)是年八月四日，暴日陸相南次郎於東京召集全國師團長及各軍司令官會議，席上公然宣稱欲解決滿蒙懸案，非下最後決心不可，望各軍事長官，努力準備云云。(B)同月二十一日，在鄉軍人會軍官三百餘人會於奈良，一致議決強硬反對軍縮，解決滿蒙懸案。(C)九月二日陸相於東京戶山學校，召集在東京附近之將官五百餘人，訓令擴張國防反對軍縮之必要，宣傳應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D)同年九月八日午前定例閣議，陸相南次郎對中村事件，除將軍部搜集之情報報告外，并力主除武力解決外，別無良策。(E)九月八日陸相南次郎發表談話，謂對中村案件已抱最後決心，且已有最後準備。(F)國聯日本代表芳澤說明自衛權之保留，與聯盟規約及非戰公約均不相背，已暗示滿洲將有軍事行動之企圖。(G)同月十一日土肥原特務長與二宮參謀次長，杉山次官，協議實力發動方法。同日夕刻復與金谷參謀總長會見，於是陸軍中央部頓呈緊張狀態。(H)同月十二日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參謀本部各主管課長，協商滿蒙懸案，結果認為除行使實力外無他策。(I)土肥原與陸軍省參謀本部及外務省當局會見後，受陸軍方面最後方針之指示，十四日夜由東京首途反遼，傳達軍部密令於本莊繁。(J)土肥原於十七日返瀋，次日事變遂爆發。

軍事之佈
置與發動

(A)約在八月廿六七兩日，由日本內地運到航空機三十餘架，野戰重砲二十餘門，擱置於南滿鐵路渾河車站。(B)八月底，日軍部曾發給在滿日韓僑民槍械。(C)九月一二日在鐵嶺遼陽間之鐵路兩側構築各個射擊之掩體。(D)九月四五日頃，曾作包圍東北兵工廠之演習，并作大規模包圍瀋陽城之攻擊演習。(E)九月四五日於奉天日本鐵道佔用地各工廠，仿造我國步兵第七旅之軍服二千套。(F)九月十

東北失陷之經過及暴行之擴大

八夜十時許，據七旅六百二十一團三營衛兵報告，營西有日本輕便壓道車數輛停於鐵道上，有多數之日兵升降。總之，自萬鮮慘案發生以後，南滿道上之兵車即已陸運不絕，中外報紙莫不爭載，而我當道視若無視，毫不佈防，坐視東北河山，一轉瞬間悉爲日人攫去，國人之沉痛怨恨，豈筆墨所可言宣耶？

日軍之行動有最令人驚異者，一爲軍隊調動之敏速，一爲各重要城鎮同在最短時間之被佔領是也。

(一)事變發動時之日軍調動情形：1、在滿鐵沿綫者——駐滿鐵沿綫之守備隊，第二師團，第十五旅團，第三旅團，海城野砲隊，在鄉軍人。2、由旅順開出者——關東軍憲兵隊，旅順駐屯軍，旅順重砲隊。3、由朝鮮開出者——朝鮮混成旅團，朝鮮羅南師團之第三十旅團，平壤飛行隊。

(二)最短時間內佔領之地點：1、九月十九日佔領者——計有瀋陽遼陽海城營口蓋平復縣開原昌圖四平街公主嶺長春撫順本溪鳳城安東等地。2、九月廿一日佔領者——計有吉林省城及吉長吉敦兩鐵路。3、九月廿二日佔領者——計有遼源及四洮鐵路。據此可知日本此次之軍事行動萬分迅速，動員準備萬分週密，苟非思之深籌之熟，何能收如此敏捷之效果？事變發動後，日方一再宣傳瀋變乃突發事件，且爲地方性質，而其行動則日趨擴大，此種謠言批其頰之言行，惟無恥之日人乃能優爲之。

一二 暴日強佔東北之經過及其暴行之擴大

1 遼吉之被佔

遠審
各地之
被佔

(1) 瀋陽 九月十八夜十時，日軍約五六千人，先將南滿鐵路柳河橋炸燬其一軌，作爲進犯之口實，即以半數進攻我北大營，以半數襲擊瀋陽城，砲火甚爲猛烈，擊斃我北大營駐軍約七八百人，被俘頗多。十九日晨六時，日軍大隊蜂擁進城，向我警察駐在所開砲轟擊，警察死亡一百八十餘人，傷三百餘人，被繳械約四五千枝。遂次第佔領司令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與所屬各處，省政府與所屬各廳，公安局，航空處，長短波無線電局，與有線電報電話局，東省官銀號，及邊業交通中國等銀行，市民多被慘殺。城內各機關佔領後，城外之兵工廠，迫擊砲廠，飛機廠，海軍司令部，亦相繼佔據。兵工廠爲東北軍械供給地，亦即東北軍之命脈，其規模極爲宏大，出品亦極精良。所存軍械計步槍八萬枝，機關槍四千挺，足數十師之用，皆被日軍沒收，機器亦被搬走，其不便搬運者，悉燬壞之。迫擊砲廠存砲六百尊，彈藥庫存槍彈三百餘萬發，砲彈十萬發，火藥五萬磅，均被日軍運去或轟毀，並屠殺我守廠軍約三百名。飛機廠存新舊飛機百餘架，亦被日軍奪去。糧秣廠被服廠，皆搶劫一空。講武堂一切器械觀測器具，及各式大砲三十餘門，均被運去。日軍又用火油焚北大營，致巍巍營房，夷爲平地，疊疊國殤，化爲塵煙，意蓋藉此以滅跡也。凡遼中各種軍事建設，破壞無餘，東北精華，摧殘殆盡，合全部損失，當在兩萬萬元以上。

(2) 安東 日軍於九月十九日早六時，侵入安東，當將縣政府，商埠公安局，水上公安局，鐵路公安局，及各分局所，消防隊，商務會等機關佔據。所有市內軍警商團，悉被日軍暴力解除武裝，計繳械一千餘枝，藥彈無數。同時我停泊鴨綠江中之海龍靖海等砲艦，亦被沒收，繳去機銃十二挺，砲彈三百餘發，小銃十二挺，彈藥一百二十

東北失陷之經過及暴行之擴大

發。全市官員均被俘禁，電話電報無線電全遭破壞。

(3)營口 日軍於九月十九日晨八時侵入營口，先後將縣政府公安局及其他各機關包圍，並將練軍營及警察之槍械，完全繳去。電報電話及河北車站，無綫電台，均行炸燬。

(4)牛莊 侵入營口之日軍，又於十月三日進佔牛莊。市內少數軍警，均被繳械囚禁，各街市商店，被朝鮮暴徒劫掠數十家，市民與之抗拒，日軍即開槍掃射，擊斃徒手兵及市民甚多。

(5)鳳城 九月十九日上午七時許，日軍襲入鳳城，將駐防軍及公安局縣政府各機關，悉數包圍。計繳我軍警大槍六百餘枝，手槍五十餘枝，迫擊砲十門，機關槍六架，彈藥約十餘萬發；共俘我軍警四百五十餘名，居民多遭日浪人及鮮暴徒之劫殺。

(6)海城 九月十九日上午八時，日軍進佔海城，包圍縣政府公安局及保安大隊部，所有大小槍械彈藥，均緝載以去，商店則多遭搶劫。

(7)昌圖 日軍於九月二十日晨，圍攻昌圖兵營，縱火焚燬，擊斃我軍民百餘。佔城後，日兵與朝鮮暴徒到處焚劫，情形至慘。

(8)通遼 日軍於九月二十三日佔通遼，強佔民房三十餘所充兵營，但旋即退出。十月二日又開到鐵甲車兩列，將南站北站鐵道炸燬，同時向城內開砲，飛機亦幫助擲彈，毀屋數處，死傷十餘人。十月十四日日軍勾結胡匪二三千人，攻掠通遼街市，日飛機亦擲彈助虐，人民傷亡損失甚大。

(9) 洮南 九月二十四日，日軍到達鄭家屯。二十六日早，日飛機來洮，擲彈。是日晚，由四洮路開到日軍約五百餘人，大部進城，白日搶劫。

(10) 撫順 日軍佔領瀋陽時，我國軍隊紛向撫順方面退却，日軍即追蹤而至，該縣接連受種種蹂躪，致此縣受害最重。縣東渾河北岸各村，悉被焚劫，無一倖免。遺屍遍野，各村婦女，幾全被姦污。蒙難最重之區域，爲下章黨村、下哈達、王家子、下年馬州、營盤等村。

吉林
各地之
被佔

(1) 吉林 日軍飛機於九月二十一日下午飛繞吉林，擲彈，將吉長車站炸燬。晚七時許，日軍由長春開到，即入城，將我軍警槍械收繳，令徒手維持地方秩序，並釋放吉省監獄所囚之不法韓人三百五十二名，將繳得之守獄兵槍械盡付韓囚，資其騷擾。同時封鎖財政廳及永衡官銀號之金庫，提去現金二百五十萬元。二十二日，更佔領省垣各行政機關及交通機關。軍械廠所存捷克式步槍三萬枝，及糧秣廠所存糧食，掃數搬去。東大營蓮花砲江南八百壠，得勝街等地之兵營彈械，亦被抄一空。更迫令省委熙洽將調駐城外之兵繳械，共繳得一千六百餘枝。二十三日，日軍大舉搶劫，吉垣輕重軍用汽車機關汽車，及軍需署有價值之軍用品，各機關之寶貴物件，悉被劫走。

(2) 長春 日軍於九月十九日拂曉，突向長春車站護路軍營開槍射擊，我軍傷亡約百餘名，全營被繳械，市民死於砲火者二百六七十名。長春遂陷，電訊機關全被破壞。又進攻我步砲陸軍南嶺大營，砲火甚烈，先將軍用柴草處及糧秣廠縱火焚燒，繼攻兵營軍械庫及彈藥庫，我步砲各營房及械庫彈庫，暨附近民房，均被日軍轟

毀，火焚數日不熄。我軍死三百餘名，傷四五十名，市民及鄉農死一百八十餘名，傷三十餘名。計焚燬民房約九十間，兵房藥庫三百五十間，警局房屋五十間，繳去砲九十餘尊，槍三千餘枝，彈藥無數。事後日軍運去我軍用品，凡一百四十餘車。

(3) 敦化 日軍佔領吉林後，即向吉敦路推進，沿路險要各站，均散駐日兵，於九月二十二日午後進抵蛟河站，將我警察槍械掃數繳去，居民多被刺傷。駐守吉敦沿路之我軍約三百名，全被繳械。抵敦化後，先解除警察及保衛團之武裝，行政機關一律佔據，官民被刺殺毆辱者，無日無之。

(4) 延吉 日軍於九月十九日二十日，先後佔據延吉、琿春、和龍、汪清等沿邊各縣。在延吉設間島軍政署，各縣均駐日兵，並設警察所四十五所。我國軍警一律繳械遣散。日軍飛機並將龍井村局子街炸燬甚鉅。

2 黑省之被佔

黑垣
失陷
下章。

日寇既不勞而獲遼吉兩省之後，乃揮戈北上，希冀一鼓而得黑垣；但黑省代理主席馬占山，乃一賢明之民族英雄，不屈不撓，以塞外一旅孤軍，當氣勢囂張之強寇，而嫩江之血戰，於焉發生。詳情請讀

馬主席與日寇血戰一月之後，卒以彈盡糧絕，十一月十九日，遂於軍民環泣中退至克山拜泉等地，并於退出黑垣時發出通電，略謂：『日人前以軍隊掩護修我嫩江江橋爲名，壓迫我軍。十一月六日日本省防軍爲避免衝突力求和緩計，曾退至三間房一帶，乃日軍不履行聲明，每日仍襲擊不已。茲更於十六日國聯開會之際，加派大

部兵力并唐克車多輛，飛機十餘架，重砲八門，晝以繼夜，向我猛攻。直至十八日晨，我軍援盡兵單，加以器械不利，被將防線一部突破。我軍誓死返攻，肉搏多時，始行恢復原防。又於午後二時以唐克車猛攻急撲，以致全防搖動，幾不能支。幸我軍心振憤，以一當百，尙在支持期間，彼復騎兵四出，到處擾亂，并以飛機兩架，向省城擲彈示威，商民驚恐萬分，環乞暫避相當地帶，以免人民塗炭。茲爲俯順輿情，暫行退避相當地帶。臨電泣涕，不知所云」等語。日方大隊於早間越過東鐵路線，先止於烏王站；後見我軍已退，午刻先由騎兵一隊，約百餘人，入城駐劄於日領事館；晚間復有日軍二千五百名進駐東大營南大營及北大營等處。二十日晨，日軍第二師團長多門率大隊抵省垣，分據城內各機關。街上滿佈日軍，到處張貼標語，多門則駐於邊防副司令官公署，城內街市，路絕行人，景象至爲淒慘，戶外所見者，惟日旗之招展而已！

黑軍集中克山後，馬主席即在海倫組織臨時省政府，於拜泉克山一帶佈置新防線。所有新編各軍，皆積極從事訓練。又因各地學生多有前往投軍要求收編者，當令苑崇穀組織學生團，以便安插。又肇東一帶蒙古王公對馬將軍孤軍奮鬪，極表欽佩，亦要求收編蒙旗精壯，自成一軍，先在肇州一帶訓練，有事再供指揮。黑軍苦守黑東一年有餘，直至去年冬季，方以日寇之猛力壓迫，與蘇炳文等退入俄境，黑省全部，遂盡夷寇手矣。

3 遼西之被佔

暴日
綫之
佈置

日方攻錦軍隊係分三路并進：一路由北甯幹線，自瀋陽出發，攻我軍之正面；一路由打通支線，自通遼出發，攻我軍之左翼；一路由營溝支線，自營口出發，攻我軍之右翼。戰端既開，尤以側面營溝支線

東北失陷之經過及暴行之擴大

一路最爲激烈。

田莊台

之激戰

自十二月二十一起，營口日軍即開始向田莊台進犯，二十三日在田莊台車站東面魏家溝與我鐵甲車砲戰甚烈。旋有日軍四五百名繞至鐵道左側，側面攻我，援助其正面步兵前進；至下午一時半，我鐵甲車恐被包圍，乃退回田莊台。翌日暴日援兵開到，用劇烈砲火及飛機威脅田莊台，我軍被迫退守大窪站，田莊台遂爲日軍佔領。

大窪

激戰

二十五日，日寇以飛機四五架在大窪南里許處，大肆轟炸，擲彈二十餘枚，鐵軌被毀十餘節。我鐵甲車適在前方，遂被阻於站南，幸旋經修復。翌日，日寇一中隊掩護砲兵一連，向大窪進攻，發七十餘砲，路軌又有損毀。二十七日晨八時半，日寇平射砲隊一連由步兵一連掩護，更有飛機一架引導，再向大窪來攻，中計大敗而退。九時半，日寇再攻，飛機擲彈六枚，其勢頗兇，幸得鄉團五六百名來援，敵未得逞。翌日正午，日寇騎兵三百餘名，隨帶載重汽車二三十輛，繞至大窪南方，在距大窪七八里之處與我鐵甲車相遇，遂開始砲戰，約一小時，我鐵甲車不支，退守盤山。大窪遂失。

盤山

之激戰

大窪失守後，我軍之左翼繞道乘虛佔領牛莊，遂聯合東北民衆自衛義勇軍，向田莊台試行夜襲，同時我鐵甲車向大窪反攻，前後夾擊，當夜十時，敵寇退回營口老巢，大窪及田莊台遂再一度重見青天白日旗。但日寇旋又奪回，并向我盤山正面陣地猛攻。飛機四架助戰，鐵道被毀，中山號鐵甲車亦被擊傷，我軍被迫退出，日寇乃攻入田莊台。我十九旅六五五團兩連應戰，不支，二十九日下午一時，盤山遂陷。

溝幫子
之撤退

盤山陷落後，我軍及泰山號鐵甲車退胡家窩舖，中山號鐵甲車退溝幫子。日寇進犯溝幫子，正而沿北寧路，右翼沿打通線，左翼沿營溝線。三十一日，北寧打通營溝三線皆有戰爭，我軍已無關志，乃由鐵甲車一列掩護，向錦州撤退。

錦州
放棄

放棄錦州，似爲東北當局之原定計劃，故盤山失陷，溝幫子相繼不保，則錦州一隅自亦無獨守之必要，大部軍隊乃直向灤州昌黎唐山一帶退却，先後入關，邊署亦移至灤州，元旦之日即已陸續撤完，所留者不過掩護作用之殿軍，並將有以欺人耳目而已。日寇本定元旦日總攻錦州，及悉我軍撤退情形，即合正面側面兵力，向西進發，并派飛機轟炸錦州。我軍十九旅之海防練軍營首當其衝，悉被擊潰，六五四團及六五五團之機關槍連，亦傷亡過半。我軍之鐵甲車中隊原駐守大凌河橋西岸，因日寇砲轟，機車損壞，不能行動，遂爲敵俘。大凌河前線司令部人員，向朝錦路之義縣退去，其餘部隊及義勇軍皆略有損失，亦橫越朝錦線西向暖池塘紅螺山退至北甯路連山站，日寇遂長驅而入錦州。

4 榆關之被佔

日寇自攫得東省政權，即思中國予以法律上之承認，上海事件之慘劇遂應運而生；本欲一鼓握我咽喉，擾我腹心，迫我作城下之盟，不意事與願違，所謀適得其反。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二日，血戰三十餘日，日寇一再遣兵調將，終未曾達其獸慾，而國際之非難與訕笑更甚囂塵上，乃感覺南進政策之非計，於是轉而銳圖北方，而熱河告警矣，而榆關又不保矣。

日寇欲攻熱河，則榆關我軍隨時有北向突擊之可能，反之，榆關如下，則平津受威脅，必噤若寒蟬而不敢動，乃得傾全力以攻熱河。

二十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駐錦鐵甲車隊已曾一度砲擊榆關，幸何柱國就近交涉了事，乃日寇竟乘本年元旦休假之期，何柱國離榆，軍事無人主持之際，強迫我軍讓防，提出無理要求，洵屬卑鄙無聊。時我駐榆守軍祇有一團，衆寡不敵，榆關遂又陷敵手矣。當日事變經過，據外交部四日夜所發表之宣言，概況如下：

『日本軍隊在此次榆關事變前，先由其憲兵隊自將其室門炸毀，并在他處投彈，遂於一月一日下午九時三十分，令其便衣隊在榆關南門實行向城門開槍射擊。同時車站日步哨擲放炸彈，日憲兵遂亦放槍。經我當地駐軍派員向日憲兵隊詰問，該憲兵隊反指中國軍隊先射日軍，并提出極無理之要求。經我軍堅決拒絕，日軍即將我南關警察繳械，又將馬分局長監視。二日午前八時，日方由前衛開來兵車三列，步砲兵三千餘名；另由前開來鐵甲車三列，佔領南關車站及李家溝王眼城吳家嶺之綫，對山海關肆意轟炸。復加飛機編隊爆擊城上陣地，城樓均被破壞，市民傷亡甚衆，我軍爲自衛計，始行還擊。日軍攻城不遂，當場退却。嗣日方更向榆關車站增加兵力，南海面并來軍艦兩艘。三日十時，日軍令其海陸空軍向榆關總攻，以飛機向臨榆城內作大規模之砲擊，并聯絡山野重砲連合之砲兵及海面砲艦，向我城內猛烈射擊。南門內外火起，破壞既鉅，市民死傷尤多。同時日軍唐克車，又在其砲火掩護之下，向我南門猛攻，下午三時將南門衝破。我軍官兵以寡敵衆，竭力抵禦，卒因武器懸殊，地形受制，不得已暫行退出城外。……』

外部宣言中所謂『提出無理要求』者，據何柱國二日電稱，共有四項：（一）山海關南門應由日本方面派兵巡邏。（二）中國方面撤退南門防軍。（三）中國方面撤退駐紮南門之憲兵隊。（四）中國方面撤退山海關城牆一帶駐軍。咄咄逼人，至於此極！

5 熱河之被佔

日寇自掠奪東北三省後，野心猶以爲未足，更積極圖攻我熱河。其在東京所製之偽國地圖，熱河亦隸其版圖之內，徒以北滿及榆關尚在我手，而熱邊地極險要，未便猛浪發動耳。故始則遣高原卞見等遊說湯玉麟，冀以政治手腕，收撫熱河；繼又煽動內蒙王公喇嘛，組織內蒙自治軍，希圖擾亂，惟其計均未得售。及義軍退去，榆關被佔後，日寇無後顧之憂，始稱兵犯熱；然日寇進犯之際，仍無絕對把握，世界軍事專家亦謂日軍即使成功，亦須若干時間與若干犧牲，而萬一華軍抗拒，則日軍或竟勞而無功，有如滬戰，固未料不滿八日而熱境全失，再襲長城而華北震動也！

熱河之抗戰關乎我國東北事件之整個外交，國人類能言之，當局尤深知之。戰端發生之際，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氏陪同張學良曾親赴承德視察防綫，并向熱湯指示機宜。我國日內瓦出席代表顏福慶郭三氏亦曾代政府宣言，日如侵熱，我國必與一決雌雄；而在德養痾之行政院長汪精衛氏亦曾宣稱，我國已下最大決心，誓與日寇在熱鬪爭到底。是則熱河之戰勢必充滿若干動天地而泣鬼神之烈舉，誰謂我國軍隊之棄避竟遠出乎吾人意想之外？記者於熱河失陷前兩月，嘗至熱河從事抗日工作，所見所聞，感慨極多，寫有『熱河視察記』一文，會

登載於武漢日報「民族問題」副刊上，讀之可以想見熱河失陷前情況之一斑。

此次日軍入寇，係以通遼綏中爲根據地。事先集中大軍，繼分三路進犯，北侵開魯，南寇凌南，中犯朝陽，總計日滿混合人數約在十萬以上。軍械至爲精銳，飛機坦克車，裝甲車及野砲山砲俱備，更有運輸汽車八百餘輛。我方防敵部隊，除熱軍義軍外，計有東北軍五旅，孫殿英兩師，沈克一師，亦分三路應戰。北路開魯方面，由熱軍崔興五及義軍馮占海李海青劉振東鄧文各部駐防。開魯後路之赤峯，則爲孫殿英軍之防綫。孫軍係由朱子橋將軍催請入熱，計其步行路程近三千里，二月二十六日始抵赤峯，二十八日，其前綫即已與敵人接觸。崔旅敗潰，日寇兼程并進，直犯赤峯。孫軍跋涉長途，陣地未固，前方遽行潰退，日軍尾至，陣綫遂被突破。中路朝陽南嶺北票等處係由熱軍董福亭旅駐守。凌源平泉則由東北軍于兆麟王永盛兩師佈防，受萬福麟之指揮。萬之總指揮部及王師均駐平泉。于師駐凌南，爲朝陽一帶聲援。董福亭御下無方，其部下團長邵本良投逆任僞師長之職，此番引日寇進攻，以打倒董福亭個人爲口號，誘惑董部譁變，南嶺北票朝陽遂相繼失陷。日寇卽一面直趨凌源，一面分兵進窺凌南。于軍在凌源葉柏壽一帶曾與日寇抗戰，旋即退走。凌源既陷，日軍直逼平泉，同時由建平方面，出奇兵擬抄襲承德。湯玉麟聞警失措，無心籌劃戰守，乃席捲細軟，星夜遠遁。張作相亦退至古北口，熱河省垣遂拱手讓入。南路凌南紗帽山一帶，原由我軍丁喜春孫德荃繆徵流各師防守，惟全綫動搖，亦相繼退入關內。北路孫殿英部因不堪日寇壓迫，不支，退入察境。熱河全境遂以淪亡！

熱河既陷，舉國憤慨，蔣介石氏北上坐鎮，張學良乃通電下野。其電文曰：